

# 目 录

二狗哲学

砍头还要谢恩

一门该诅咒的学问

研究一下“冒犯学”

难以忍受的爱

父母之爱纯洁高尚吗

论“我冤枉”

论“一致通过”

颜□博士如是说

“大红灯笼”何所似

贩卖人心

论段小楼的被驯服

哀陈伯达

由《小芳》想到美国大兵

受虐狂  
痴人说梦  
反伊索寓言（三则）  
一言难尽的杰奎琳  
哪朝哪代《纤夫的爱》  
神不灭论  
毁誉何人判真伪  
人妖  
以桔为师  
谁是英雄  
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  
“权力资本”  
乳房的功能  
谁的“义务”  
心香泪酒荐《吴宓》  
腐败的首发期与病灶  
“国家”之名  
高尚与卑鄙的组合  
心太软？  
顺应世界潮流——戊戌变法百年祭感言  
性交易  
天公何辜  
中国的心病  
红与黑

人权：人的权利  
“明目张胆”何罪  
北京是谁的首都  
难听的“领会”  
谁的“大局”  
永远的旋律  
光荣与耻辱  
奴性的养成  
从《大明宫词》说到行为模式  
诗童李白  
比法西斯更法西斯  
向谁要真相  
安全套与安全带  
说“冷酷”太简单  
人为贵  
北大校长什么级  
比远华案更严重的信号  
我为什么讨厌王朔  
反刍《入关告谕》  
民主的力量  
日本人的底气何来

后记

## 二狗哲学

一位小时候一起光屁股捉泥鳅的伙伴，日前进城来看我。惊喜之际，我脱口叫道：“二狗哥，稀客稀客！”几个年轻同事一听，轰然大笑，有人还“汪汪”怪叫两声，弄得我俩颇有些尴尬。真是少见多怪！

本来，我们乡下叫这种名儿的很多：牛娃、石滚、茗货、狼（~~獾~~）子（黄鼠狼）……叫这种丑名儿的都是男孩子。女孩取名则用秀、芝、玉、英等娇美的字眼。女子本来卑贱，不用再加贬损了。

据老辈人讲，取贱名是为了好养。名儿贱了瘟神邪鬼就可能放过去，易于逃灾避劫。比如称“二狗”，其实也不是兄弟排行第二——就像电影《神鞭》中的傻二，其实是独子——只是表示当狗也不敢做老大。

对这种想法和做法，年轻的同事认为太愚昧太可笑，我倒认为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毫不夸张地说，其底蕴的深刻性完全达到了哲理的高度，可以概括

中国人数千年积累的浩繁的文化典籍、五花八门的统御术和芸芸众生安身立命的经验，因而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二狗哲学”。

其底蕴（时髦的说法叫“深层含义”或“文化密码”）是：

人只有轻贱自己，才能获得保全；

人只要轻贱自己，就可以全身远祸。

旧时，前一句是“人上人”治世的铁律，“人下人”身感实受确知并非戏言；后一句是被命运摆布的人们的信条，确切地说是他们求生的一线希望。

翻开名教经典，大抵都这样写着：轻贱自己！

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庄子则劝人们做无用的散材，以免斧锯加诛。这些教导怎样做奴隶的哲理，被奴隶们所接受，转化成自己的语言，便是“夹着尾巴做人”、“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憨人有憨福”等世代相传的俗谚。庶民们就是靠这些俗谚的启蒙待人处世的。

翻开名教经典，到处都写着：使臣民持愚守贱！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勇而无礼（等级制度）则乱”。老子说：“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孝经》曰：“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这些统治方术化为具体政治措施，便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便是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的朝仪，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朱元璋的

八股取士，在现代则是蒋介石的“戡乱”，林彪印刷人手一册小红书，“四人帮”树白卷英雄。



一部二十五史，热闹得很。领主之间、王寇之间、军阀之间、两派之间，今天你打过去，明天他打过来，似乎不共戴天。其实只要一方甘认是“二狗”，畏服了，大家便可化干戈为玉帛，战败的仍不失为“安乐公”，照样可以乐不思蜀。反过来，哪怕是同胞兄弟、患难朋友，别说怀有不臣之心，就是显露出了不臣之才，也是莫大的罪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谓“卧榻之旁岂

容他人酣睡”，所谓“功勋盖世者不赏，威略震主者身危”是也。范蠡、张良深明此理，得以善终；文种、韩信心存侥幸，身亡族灭。

有这样的文化熏陶，这样的社会课堂，“二狗哲学”在中国久盛不衰还有什么奇怪的呢？“文革”中“二狗哲学”更是被林彪、江青一伙发展到了历史新阶段。

当然，各色人等运用“二狗哲学”的水平和动机大不相同。安禄山、林彪之类装“二狗”，装得最谦卑，自称满肚皮忠心，那是为了以屈求伸，伸其虎狼之志；苏味道（苏模棱）、王□（三旨相公）之流装“二狗”，无可无不可，是为了固位，久享荣华富贵；躬行“四得”（即“时候耐得，银钱舍得，闲气吃得，脸皮没得”，语出《孽海花》），钻营谋利者，是等而下之的禄蠹。阮籍佯狂、徐庶无语、姜师德唾面自干，乃是政治情势所迫；黎民百姓装“二狗”，只不过为着苟全性命而已。

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你也装“二狗”，我也装“二狗”，“二狗哲学”便成了社会公理，于是，低眉顺眼、谦恭逊让、谨小慎微便成了大贤大德。

现在，大概再没有人给自己或孩子取“二狗”之类的贱名了。但是，“二狗哲学”并没有完全消亡。比如郑达理同志对李向南灌输的“弹烟灰的学问”，就与“二狗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二狗哲学”不从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加以

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com](http://www.ertongb.com)

彻底清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是一句空话。

（原载《现代作家》，1957年第10期）

## 砍头还要谢恩

邻居少年读了清史小说，对顾命大臣肃顺在菜市口被砍头前，别人要他向皇上谢恩一节迷惑不解，向我提问：为什么被砍头还要谢恩？

我多少有点历史知识，便给他解释：封建时代君权至高无上，想把臣民怎么处置就可以怎么处置。没把他零割碎剐（“凌迟”），让他一刀两断痛快地受死，这不就是恩典吗？可以把他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却只戮及本人，“皇恩”还不“浩荡”吗？他很该感恩的。别说君临天下的大皇帝，就是各地的“土皇帝”——州县官们，操着黎民百姓的生杀予夺之权，本可随意判处囚禁而只打了几十下板子，不也是一种恩德吗？所以，巴金小时候就亲眼看到，他的当县官的父亲的差役，打了被告的屁股后，就要被告说或代被告说：“给大老爷谢恩！”

嗣后，我也心生疑窦：真的有人将被砍头还心悦诚远

服地谢恩吗？不过，继而一想，类似的不正常现象，倒是屡见不鲜的。封建统治者向来施行“恩威并用”的牧民手段——先施之以淫威，使你慑服，把你的“期望值”降到最低点，再给点小恩小惠，令你喜出望外而生感戴之情，而欢呼礼赞。臣民饱受专制压迫，习染封建观念，久而久之，心理就比较容易满足，以致形成了奴性的社会心态和扭曲的思维逻辑。比如：古戏曲和民间故事，常常歌颂某青天大老爷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因为他八面威风雄踞明堂高案或鸣锣开道车舆出巡，本是天经地义的呀！常常以豪门世家的小姐不嫌贫爱富为打动人心的主题，因为她本该“龙配龙，凤配凤”的呀！不论正史或野史稗钞，常常以某官吏不贪财受贿、不徇情枉法证明他的大贤大德，因为以权谋私、玩法舞弊在那个社会才是司空见惯的呀！……

然而，历史上那种荒谬悖逆的事理心理在今天是否真的已被摒绝了呢？只怕未必。

前几年看电影《牧马人》，见“右派”许灵均被宣布摘帽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知他是为自己恢复做人的权力而庆幸呢，还是对谁感再造之恩？近日读一篇报告文学，讲的是一位工人师傅被诬陷犯强奸罪，蒙冤十五载忧愤成疾，生命垂危，侥幸得到昭雪。作者赞美这位老工人不“发泄”怨恨，不提出任何补偿损失的要求，只是真诚地感谢使他终于获得清白。无意中首肯了这样的逻辑：若要求实现社会公正——惩办咬人不放的诬陷苑

者和拒不纠正冤案的渎职者，若依法维护被侵害的公民权利，要求赔偿，便是得陇望蜀，便不“纯朴、宽厚”了。这不就是在宣扬一种奴才式的满足吗？



最常见的可怜的满足，大约要算遇到一个好“官商”，你买的劣质商品他给退换了。尽管我们把商品搬来搬去累得浑身臭汗，尽管我们跑来跑去交涉误时间花路费，尽管我们买商品的投资在一定时期内该产生而没产生效益，如同存款没得利息，只要能换件凑合得过去的，我们就愿烧高香了。我们并不曾想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应得到赔偿，而只是想：人家要是不理睬或无限期地拖下去，自己只有干瞪眼！因此，该感谢人家态度好、风格高。

还有报纸电台常津津乐道的一些佳话，比如：某市长夫人扫马路呀，某市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呀，某师长的女儿下嫁农村青年呀……流露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可怜的心态呢？它们都是以承认权利不平等为前提的呀！

或曰：难道平反冤狱，退换劣质商品等等，不应当肯定吗？一百个应当。但“肯定”不等于“满足”，我想说的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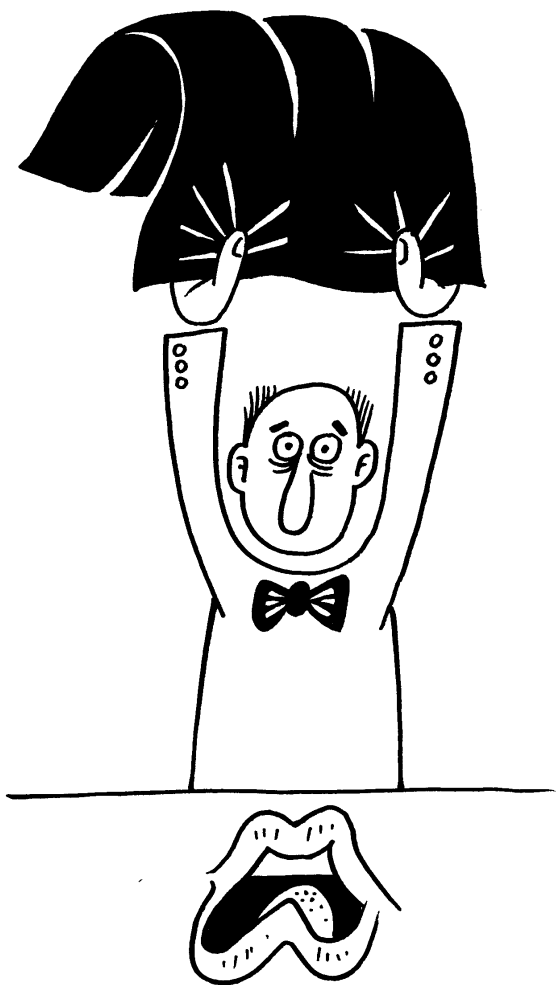
宁肯饿死也拒吃窝窝头的固然是傻瓜，以为窝窝头是人间最理想的食品而甘心情愿永远享受下去的，则断无出息！

（原载《现代作家》，~~1985~~1986年第猿期）

# 一门该诅咒的学问

为了寻开心，借来一本《古代趣文百则》。孰料翻阅数则，非但不能解颐，心情反倍觉沉郁。

比如这则《踊贵屨贱》讲的是：春秋时齐相晏婴的宅邸土潮、地狭、尘多、声喧，齐景公劝他搬家。晏婴谢绝说：“我住在集贸市场旁边买东西便利。”齐景公笑问他物价何贵何贱，晏婴答道：“踊（受截足之刑的人用的假脚）贵，屨（鞋子）贱”，这是暗讽齐景公刑罚酷滥，别人太多。齐景公是聪明人，于是愀然改容，下令减轻刑罚。此文趣在哪里？据选编者“提示”：有趣的是晏子行谏，采取了闲谈的方式，“顺势说出心里要说的话”，“含蓄地指出了齐国政治的弊端，态度依然若无其事”，表现了晏子“政治家的风度”。我佩服晏子的机智，却看不到嗅不出“风度”之类在哪儿，倒是觉得他很可怜——虽位至宰辅，心忧其民，却不能直陈己见，必须待时而讽；很滑头——身膺协赞大命之任，而



惟恐犯颜贾祸，以打哑谜塞责来安慰自己的良心。据《史记·管晏列传》载，晏子处理君臣关系的准则是：“国有道，则顺命；无道，即衡命”（张守节《正义》：“衡”，秤也，谓国无道则制秤量量，可行即行），很有些明哲保身的味道。

事实上，“忠臣不生圣君之下”，非“明哲”不足以“保身”。什么机敏、含蓄、机智，无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说苑》记叙少儒子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婉讽吴王罢伐荆之议时，开宗明义写道：“舍人少儒子，欲谏不敢。”广为传诵的讽谏名篇《触龙说赵太后》，亦是不敢正言议事而转弯抹角劝谏的好例子。

讽谏作为一门睿智的学问或高超的艺术，是以专制独裁为存在条件和发展前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万民百姓，不过是孤家寡人的产业，他爱怎么处置就可以怎么处置！所以，礼法规定：“为人臣，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所以，即便是晏子这样的重臣、触龙这样的元老、长孙皇后这样的至亲，也不敢直陈己见，非得具备察颜观色的本领和相当深厚的表演功底不可。

诚然，君主也有耐着性子优容几句逆耳忠言的时候，然而这不过是为他自己计，非包容不可。或惧江山不稳，如冯唐冒冒失失地对汉文帝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惹得文帝拂袖而去，只因“上方以胡寇（匈奴扰边）为意，乃卒复问唐”。或怕名声太臭，

如宋仁宗强封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谏官唐介抗言不可，遂被贬为英州别驾，“帝虑介或道死，有杀直臣名，命中使护之”。因此，除了得宠优伶插科打诨较少禁忌的和讲寓言、打哑谜、蒙蒙胧胧关碍不大的，那些千古传诵的讽谏美谈，匠心不外乎两点：或使人主笃信确是为了他江山稳固，或使人主相信那样做有利于保持他英明伟大的形象。

讽谏特指臣下向主上进言，必以效忠为基础，也就是说讽谏不过是奴才“参政”的方式。而新时代的公民理应享有言论自由，权利本来平等，大家惟真理的马首是瞻。我们研究沟通的技巧，学习演讲的艺术，无非是为了更充分地顺畅地交流思想。行使民主权利时若要在大庭广众中开门见山地发表批评意见，昂首挺胸地据理驳难某位上司，也无需诚惶诚恐。从根本上讲，讽谏的学问无论多么宏富，讽谏的艺术无论多么精湛，都与当代民主精神格格不入。

有些同志一方面痛感中国亟需加强民主建设，一方面又对晏子、魏征、邹忌等人的讽谏津津乐道，并要我们的青少年以他们为范式，这真教人啼笑皆非。

“书咄咄，且休休”。我诅咒讽谏这门学问，但愿中国人永远不必再借助这件宝贝。让我们清理封建废墟的残余，翻地种上社会主义的新苗。

（原载《杂文报》~~1985~~年 远月 员日）

袁

# 研究一下“冒犯学”

——致大惑不解的贺斌

贺斌先生：

您好？读 圆月 源曰《中国青年报》关于您“渴望公正”的报道，对您坎坷的遭遇和迷惘的心境，我深表同情！然而，同情不是甘霖，不能解您仰望公正之渴；我想献给您一点现实的忠告，请您反求诸己，或许可以走出困惑的沙漠，赢得柳暗花明。

我建议您别再研究那劳什子教育科学理论，而闭门潜心研究一下我的《冒犯学》——这是我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知识，新创的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缘学科，立身行事，一学就通。

您不明白您校从属的工厂干部科领导为何要与您过不去，置省地县教育部门的正当干预于不顾，硬要卡掉您的中学一级教师专业职务，并把您“担任的副校长职务也莫名其妙地免去了”，您说您始终记不起自己什么

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com](http://www.ertongb.com)